

minimal;  
harmonious  
the shape  
trite of  
is  
drawn and the drawn,  
shape and the shape;  
get as it were  
the shape of each,  
not quite enough.



第 1 卷

# 蒙田随笔全集

Les Essais de Michel de Montaigne

[法] 米歇尔·德·蒙田 著 马振骋 译

~~the white water,~~  
na, Fine that  
has, for quite,  
ess,  
my or full  
made me sneeze,  
sweat,  
in the China trade.  
in the world in all things,  
with my hat,  
ordred more.  
~~white as snow,~~  
perfectly white.  
(perfect as snow?)

of a rainbow  
to make nothing  
whistling

“我知道什么？”

第 1 卷

# 蒙田随笔全集

Les Essais de Michel de Montaigne

[法] 米歇尔·德·蒙田 著 马振骋 译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  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-7 (2)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蒙田随笔全集. 第1卷 / (法)米歇尔·德·蒙田  
(Montaigne, M. D.)著;马振骋译. —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  
社,2009.3

ISBN 978-7-80678-997-1

I. 蒙… II. ①蒙…②马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法国—  
中世纪 IV. I565.6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206929号

## 作者简介

米歇尔·德·蒙田 (1533 - 1592)，生于法国南部佩里戈尔地区的蒙田城堡。法国文艺复兴后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，启蒙运动以前法国的一位知识权威和批评家，也是一位人类感情的冷峻的观察家，一位对各民族文化，特别是西方文化进行冷静研究的学者。蒙田出身贵族，早年学习拉丁文，成年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深居简出，闭门读书、思考。1572年开始撰写其被称为“十六世纪各种知识的总汇”的《随笔集》。

## 译者简介

马振骋，法语文学翻译家。1934年生于上海，1957年南京大学外语系法国语言文学专业毕业。先后在北京轻工业学院、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任教。《人的大地》是他翻译的第一部作品，之后翻译了圣埃克苏佩里《小王子》《要塞》、波伏瓦《人都是要死的》、高乃依《贺拉斯》、萨巴蒂埃《瑞典火柴》、克洛德·西蒙《大酒店》、《蒙田随笔》(部分)、杜拉斯《如歌的行板》《毁灭，她说》、《罗兰之歌》、纪德《田园交响曲》、昆德拉《慢》、洛朗·戈伐《斯科塔的太阳》等多部作品。著有《巴黎，人比香水神秘》、《镜子中的洛可可》、《我眼里残缺的法兰西》等。

### 读者评论摘录

语言之美、思想之深、知识之丰，在书越来越多之后都是可以找到同类替代品的，但是我觉得，放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，我们仍然需要去读蒙田，却是因为这个老头的文字里有一种其他的人、其他的书都难以替代的气质，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叫做“古典的高贵”吧：这是一种如今已经几乎绝种的思考、写作和生活方式，让我们对蒙田其人其书产生出深深的敬意，甚至萌生出一种也像他那样生活和思考的效仿之心来，虽然明知道这只是不合时宜的妄想而已。

——涂志刚《一种几乎绝种的文字和思想》

译文忠实地传达出一种特异的文风：文章常常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开头，或者相反的话题，或是先来个判断，又迅即自我反驳。或许如蒙田自己说的，他知道自己当下要说什么，但不一定知道接下去要讲什么。或许读者会对这种略带崎岖的行文困惑费解，然而仔细想来，蒙田不正是在不断的自我怀疑、自我追问中寻觅到智慧女神的行踪么？对于当代人，若能认识到常识的局限，开放心灵，拓展思维空间，可能就是我们从蒙田那里得到的最好犒赏。

——Gin《奔赴智慧女神的怀抱》

## 译序

### “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”

马振骋

米歇尔·德·蒙田(一五三三至一五九二),生于法国南部佩里戈尔地区的蒙田城堡。父亲是继承了丰厚家产的商人,有贵族头衔,他从意大利带回一名不会说法语的德国教师,让米歇尔三岁尚未学法语以前先向他学拉丁语作为启蒙教育。

不久,父亲被任命为波尔多市副市长,全家迁往该市。一五四四至一五五六年,父亲当波尔多市长,成为社会人物,得到大主教批准,把原本朴实无华的蒙田城堡改建得富丽堂皇,还添了一座塔楼。

一五四八年,波尔多市民暴动,遭德·蒙莫朗西公爵残酷镇压。由于时局混乱,蒙田到图卢兹进大学学习法律,年二十一岁,在佩里格一家法院任推事。一五五七年后在波尔多各级法院工作。一五六二年在巴黎最高法院宣誓效忠天主教,其后还曾两度担任波尔多市市长。

蒙田曾在一五五九至一五六一年间,两次晋谒巴黎王宫,还陪同亨利二世国王巡视巴黎和巴勒拉克。住过一年半后回波尔多,世人猜测蒙田在期间欲实现其政治抱负,但未能如愿。

一五六五年,与德·拉·夏塞涅小姐结婚,婚后生了六个孩子,只有一个幸存下来,其余俱夭折。一五六八年,父亲过世,经过遗产分割,蒙田成了蒙田庄园的领主。一五七一年,才三十八岁即开始过起了退隐读书生活,回到蒙田城堡,希望“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,在平安宁静中度过有生之年”。

那时候,宗教改革运动正在欧洲许多国家如火如荼地进行,法国胡格诺派与天主教派内战更是从一五六二年打到了一五九八年,亨利

四世改宗天主教，颁布南特敕令，宽容胡格诺派，战事才告平息。蒙田只是回避了烦杂的家常事务，实际上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都听在耳里。他博览群书，反省、自思、内观，那时旧教徒以上帝的名义、以不同宗派为任意杀戮对方，谁都高唱自己的信仰是唯一的真理，蒙田对这一切冷眼旁观，却提出令人深思的隽言：“我知道什么？”

他认为一切主义与主张都是建立在个人偏见与信仰上的，这些知识都只是片面的，只有返回到自然中才能恢复事物的真理，有时不是人的理智能够达到的。“我们不能肯定知道了什么，我们只能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其中包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”。

从一五七二年起，蒙田在阅读与生活中随时写下许多心得体会，他把自己的文章称为 *Essai*。这词在蒙田使用以前只是“试验”、“试图”等意思，例如试验性能、试尝食品。他使用 *Essai* 只是一种谦称，不妄图以自己的看法与观点作为定论，只是试论。他可以夹叙夹议，信马由缰，后来倒成了一种文体，对培根、兰姆、卢梭（虽然表面不承认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在我国则把 *Essai* 一词译为“随笔”。

这是一部从一五七二至一五九二年逝世为止，真正历时二十年写成的大部头著作，也是蒙田除了他逝世一百八十二年后出版的《意大利游记》以外的唯一作品。

从《随笔》各篇文章的写作时序来看，蒙田最初立志要写，但是要写什么和如何写，并不成竹在胸。最初的篇章约写于一五七二至一五七四年，篇幅简短，编录一些古代轶事，掺入几句个人感想与评论。对某些萦绕心头的主题，如死亡、痛苦、孤独与人性无常等题材，掺入较多的个人意见。

随着写作深入，章节内容也更多，结构也更松散，在表述上也更具有个人色彩和执著，以致在第二卷中间写出了最长也最著名的《雷蒙·塞邦赞》，把他的怀疑主义阐述得淋漓尽致。这篇文章约写于一

五七六年,此后蒙田《随笔》的中心议题明显偏重自我描述。

一五八〇年,《随笔》第一、二卷在波尔多出版。蒙田在六月外出旅游和疗养,经过巴黎,把这部书呈献给亨利三世国王。他对国王的赞扬致谢说:“陛下,既然我的书王上读了高兴,这也是臣子的本分,这里面说的无非是我的生平与行为而已。”

蒙田在意大利畅游一年半后,回到蒙田城堡塔楼改建成的书房里,还是一边继续往下写他的《随笔》,一边不断修改;一边出版,一边重订,从容不迫,生前好像没有意思真正要把它做成一部完成的作品。

他说到理智的局限性、宗教中的神性与人性、艺术对精神的疗治作用、儿童教育、迷信占卜活动、书籍阅读、战马与盔甲的利用、异邦风俗的差异……总之,生活遇到引起他思维活动的大事与小事,从简单的个人起居到事关黎民的治国大略,蒙田无不把他们形诸于笔墨。友谊、社交、孤独、自由,尤其是死亡等主题,还在几个章节内反复提及,有时谈得还不完全一样,有点矛盾也不在乎,因为正如他说的,人的行为时常变化无常。他强调的“真”还是划一不变。既然人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想法与反应,表现在同一个人身上,这些不同人依然是正常的“真”性情。

蒙田以个人为起点,写到时代,写到人的本性与共性。他深信谈论自己,包含外界的认识、文化的吸收和自我的享受,可以建立普遍的精神法则,因为他认为每个人自身含有人类处境的全部形态。他用一种内省法来描述自己、评价自己,也以自己的经验来对证古代哲人的思想与言论;可是他也承认这样做的难度极高,因为判定者与被判定者处于不断变动与摇摆中。

这种分析使他看出想象力的弊端与理性的虚妄,都会妨碍人去寻找真理与公正。蒙田的伦理思想不是来自宗教信仰,而是古希腊这种温和的怀疑主义。他把自己作为例子,不是作为导师,认为认识自



己、控制自己、保持内心自由,通过独立判断与情欲节制,人明智地实现自己的本质,那时才会使自己成为“伟大光荣的杰作”。

文艺复兴以前,在经院哲学一统天下的欧洲,人在神的面前一味自责、自贬、自抑。文艺复兴时期,人文主义思想抬头,人发现了自己的价值、尊严与个性,把人看作是天地之精华,万物之灵秀。蒙田身处长年战乱的时代,同样从人文主义出发,更多指出人与生俱来的弱点与缺陷,要人看清自己是什么,然后才能正确对待自己、他人与自然,才能活得自在与惬意。

法国古典散文有三大大家:拉伯雷、加尔文与蒙田。拉伯雷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智慧的代表人物,博学傲世,对不合理的社会冷嘲热讽,以《巨人传》而成不朽。加尔文是法国宗教改革先驱。当时教会指导世俗,教会不健全则一切不健全,他认为要改革必先改革宗教。他的《基督教制度》先以拉丁语出版,后译成法语,既是宗教也是文学方面名著。蒙田的《随笔》则是法国第一部用法语书写的哲理散文。行文旁征博引,非常自在,损害词义时决不追求词藻华丽,认为平铺直叙胜过转弯抹角。对日常生活、传统习俗、人生哲学、历史教训等无所不谈,偶尔还会文不对题。他不说自己多么懂,而强调自己多么不懂,在这“不懂”里面包含了许多真知灼见。不少观点令人叹服其前瞻性,其中关于“教育”、“荣誉”、“对待自然与生活的态度”、“姓名”、“预言”的观点更可令今人听了汗颜。

城堡领主,两任波尔多市市长,说拉丁语的古典哲理散文家,听到这么一个人,千万别以为是个道貌岸然的老夫子。蒙田在生活与文章中幽默俏皮。他说人生来有一个脑袋、一颗心和一个生殖器官,各司其职。人历来对脑袋与心谈得很多,对器官总是欲说还休。蒙田所处的时代,相当于中国明朝万历年间,对妇女的限制也并不比明朝稍松,他在《随笔》里不忌讳谈两性问题,而且谈得很透彻,完全是个性情

中人。当然这位老先生不会以开放前卫的名义教人红杏出墙或者偷香窃玉。他只是说性趣实在是上帝恶作剧的礼物,人人都有份,也都爱好。在这方面,没有精神美毫不减少声色,没有肉体美则味同嚼蜡。只是人生来又有一种潜在的病,那就是嫉妒。情欲有时像野兽不受控制,遇到这类事又产生尴尬的后果,不必过于死心眼儿,他说历史上的大人物,如“卢库卢斯、恺撒、庞培、安东尼、加图和其他一些英雄好汉都戴过绿帽子,听到这件事并非得拼个你死我活”。这帖蒙氏古方心灵鸡汤,喝下去虽不能保证除根有效,也至少让人发笑,有益健康,化解心结。

蒙田说:“我不是哲学家。”他的这句话与他的另一句话:“我知道什么?”,当然都不能让人从字面价值来理解。

记得法国诗人瓦莱里说过这句俏皮话:“一切哲学都可以归纳为辛辛苦苦在寻找大家自然会知道的东西。”用另一句话来说,确实有些哲学家总是把很自然可以理解的事说得复杂难懂。

蒙田的大半后生是在胡格诺战争时期度过的。他在混沌乱世中指出人是这样的人,人生是这样的人生。人有七情六欲,必然有生老病死。人世中有险峻绝壁,也有绿野仙境。更明白昨天是今日的过去,明天是此时的延续。“光明正大地享受自己的存在,这是神圣一般的绝对完美”。“最美丽的人生是以平凡的人性作为楷模,有条有理,不求奇迹,不思荒诞”。

蒙田文章语调平易近人,讲理深入浅出,使用的语言在当时也通俗易懂。有人很恰当地称为“大众哲学”。他不教训人,他只说人是怎么样的,找出快乐的方法过日子,这让更多的普通人直接获得更为实用的教益。

早在十九世纪初,已经有人说蒙田是当代哲学家。直至最近进入了二十一世纪,法国知识分子谈起蒙田,还亲切地称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贤人,仿佛在校园随时可以遇见他似的。

蒙田的《随笔》全集共三卷，一百零七章。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收在《七星文库》的《蒙田全集》，内收《随笔》部分共一千零八十九页，全集另一部分是《意大利游记》。这次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《蒙田随笔全集》就是根据伽利玛出版社《蒙田全集》一九六二年版本译出的。

《随笔》中有许多引语，原书中都不注明出处，出处都是以后的编者所加。蒙田的用意在《随笔》第二卷第十一章《论书籍》中说得很清楚：

因为，有时由于拙于辞令，有时由于思想不清，我无法适当表达意思时就援引了其他人的话。……鉴于要把这些说理与观念用于自己的文章内，跟我的说理与观念交织一起。我偶尔有意隐去被引用作者的名字，目的是要那些动辄训人的批评家不要太鲁莽，他们见到文章，特别是那些在世的年轻作家的文章就攻击，他们像个庸人招来众人的非议，也同样像个庸人要去驳斥别人的观念和想法。我要他们错把普鲁塔克当作我来嘲笑，骂我骂到了塞涅卡身上而丢人现眼。

此外，引语绝大多数为拉丁语，小部分为希腊语、意大利语和法语。非法语部分后皆由法国编者增添法语注解。本集根据法语注解译出。

注释绝大部分是原有的，很少几个是参照唐纳德·弗拉姆(Donald Frame)的英译本《蒙田随笔全集》、迈克尔·斯克里奇(Michael Screech)的《随笔全集》中的注释。注释浅显扼要，以读懂原文为原则。

《随笔全集》中的历史人物译名，基本都以上海辞书出版社《世界历史词典》的译名为准，少数在词典内查不到的，则以一般规则而译，决不任意杜撰。

《随笔》的文章原来段落很长，这是古代文章的特点，就像我国的章

回小说也是如此。为了便于现代人的阅读习惯，把大段落分为小段落，在形式上稍为变得轻巧一点，至于内容与语句决不敢任意点烦和删节。

此外，原著目录中各章后面只是一个题目，译本中每章题目下尚有取自正文的几句话，作为便于阅读、突出重点而加的导语。

1533 2月18日米歇尔·德·蒙田诞生于法国南部佩里戈尔地区距卡蒂翁镇四公里的蒙田城堡，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，送至邻村抚养。父亲皮埃尔·埃康是个继承了丰厚家财的商人。

1535 父亲爱好新奇事物，从意大利带回一个不懂法语的德国人，专门给他的三岁儿子进行拉丁语教育。

1536 父亲被任命为波尔多市副市长。

1539 或 1540 进入居耶纳中学。那是法国最好的中学之一，在那里学了七年，得到不少历史知识，欣赏拉丁诗歌，学了肤浅的希腊语。日后蒙田抱怨学校死背书本的教学法。

1544—1556 父亲任波尔多市市长。

1546 蒙田可能在艺术学院听哲学，听过由尼古拉·德·格鲁奇讲授的辩证法。

1548 波尔多发生暴动，遭到德·蒙莫朗西公爵的残酷镇压。波尔多市失去一切特权，包括自选市长的权利，亨利二世决定把原为终身职的波尔多市长一职改为两年一任。

1549 或许由于时局骚乱和波尔多大学法学教育缺失，蒙田被父亲送至图卢兹，进著名的图卢兹大学学习法律。

1554 亨利二世在佩里格建立间接税最高法院。蒙田年二十一岁，被任命为推事。三年后这家法院又撤销，推事被分派到波尔多法院工作。同年，依然当波尔多的市长的父亲成为受人重视的社会人物，得到大主教的批准，建造塔楼，把原来朴实无华的蒙田城堡修建一新，颇为富丽堂皇。

1554—1556 皮埃皮·埃康任波尔多市市长，时局艰难。据蒙田说，他履行职务付出了心血与钱财。又据让·达那尔的《年表》，“市长大人为了城市的事务还要北上巴黎，给他送去了二十桶葡萄酒，让他到了那座城市打点那些好意的贵族老爷”。蒙田就是在这时，随了父亲和这些桶酒第一次去巴黎，他说还见到了亨利二世。

1557 蒙田进入波尔多最高法院工作。

1558 蒙田结识年长三岁的艾蒂安·德·拉博埃西，两人成为莫逆，虽相交仅六年（其中两年还不在一起），拉博埃西的斯多葛思想对蒙田的影响殊为重大。

1559 波尔多郊区发生毁坏圣像事件，最高法院下令组织一次赛神会，活活烧死一位波尔多富商皮埃尔·富热尔。那时波尔多城里有七千名胡格诺（加尔文派教徒），阴谋、暴动、处极刑常有发生，直至1562年1月颁布宽容法令，局势开始好转。

蒙田到巴黎上朝，陪同亨利二世国王巡视巴黎和巴勒杜克。

1561 再次上巴黎。波尔多最高法院交给蒙田一个任务，解决居耶纳省内非常严重的宗教纠纷。蒙田在巴黎住了一年半。有人猜测，但没有证据，这是蒙田欲实现政治抱负但最终失望的时期。

1562 1月17日颁布宽容法令，允许胡格诺派有集会的权利。波尔多高等法院勉强接受。巴黎高等法院6月6日要求它的成员宣誓效忠天主教，6月10日，蒙田始终在巴黎，便在那里履行了这一仪式。10月他随同国王军队前去鲁昂，不久军队从胡格诺派手中攻下鲁昂。蒙田在城里遇见巴西土著民族。

1563 2月蒙田回到波尔多。8月18日拉博埃西在波尔多附近英年早逝。他遗赠给蒙田不少藏书和自己的著作,还留下色诺芬《经济论》、普鲁塔克《婚姻的规则》等译稿和自己创作的十四行诗。

1564 差不多全年阅读和注解尼古拉·基尔《编年史》。

1565 跟弗朗索瓦兹·德·拉·夏塞涅结婚。妻子是一位同事的女儿,比他小十一岁,给他带来七千图尔币的嫁妆。后来给他生了六个女儿,只有一个幸存下来。

1568 父亲过世。在他的五个儿子与三个女儿之间分割遗产。蒙田成了蒙田庄园的主人和领主。在继承问题上与母亲发生矛盾。

1569 蒙田贯彻父亲的遗愿,在巴黎出版了雷蒙·塞邦赞的《自然神学》译著。

1570 蒙田卖掉波尔多高等法院推事一职,到巴黎出版拉博埃西的拉丁诗歌和译著。第二年结成一集问世。蒙田在拉博埃西作品的每一卷上都题辞献给一位重要人物。

蒙田第一个孩子出世,是个女儿,两个月后夭逝。

1571 蒙田三十八岁,退休,他在书房里的一篇拉丁铭文,可以表明他当时的心志。

“基督纪元一五七一年,时年三十八岁,三月朔日前夕,生日纪念,米歇尔·德·蒙田早已厌倦高等法院工作和其他公务,趁年富力壮之时,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,在平安与宁静之中度过有生之年。他住在祖先留下的退隐之地,过自由、宁静、悠闲的生活,但愿命运让他过得称心如意!”

蒙田被法国大使德·特朗侯爵正式授勋为圣·米歇尔勋位团骑士；9月9日被查理九世国王任命为王宫内侍。10月28日，女儿莱奥诺出世，这是蒙田六个女儿中唯一活下来的孩子。

1572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。拉罗歇尔叛乱；内战打得正酣，蒙田开始撰写他的《随笔集》。同年阿米奥翻译的普鲁塔克《道德论集》出版，成为蒙田的案头必备书。

《随笔集》第一卷大部分成于1572—1573年。蒙田想到的主要是军事政治事件。他大量阅读杜·贝莱兄弟的《回忆录》，吉夏当的《意大利史》，塞涅卡的著作也是他的床头书。

1572—1574 法国内战。三支王家军队向新教徒进攻。普瓦图军由德·蒙邦西埃率领，驻扎在圣埃米纳，蒙田随同居耶纳省天主教贵族加入这支军队。但是没有打起来，因为新教派领袖拉努拒绝作战。蒙邦西埃派蒙田去波尔多高等法院，要求法院下令采取措施作好保卫城市的准备。

1573 蒙田的第三个女儿安娜出世，只活了七个星期。

1574 蒙田的第四个女儿出世，活了三个月。5月11日，蒙田在波尔多高等法院王室成员面前转呈德·蒙邦西埃公爵给朝廷的奏折，然后作了一个长篇发言。

拉博埃西的《自愿奴役》被人塞入卡尔文派一本小册子《法国人的闹钟》出版。文章匿名，内容也遭窜改。

1576 蒙田命人做了一块铭牌，一边是蒙田纹章，环绕圣米歇尔的圆环，一边是一座横放的天平，上刻1576年日期，他的年纪四十二岁，还写上皮浪的格言：“我弃权。”



他写出一部分《雷蒙·塞邦赞》。

1577 蒙田的第五个女儿出世，活了一个月。

11月30日纳瓦拉国王封蒙田为王宫内侍。

1577—1578 蒙田患上肾结石症，他的父亲和祖先也曾患过这个病。肾结石、痛风或风湿病使他终生受苦。

《随笔集》第二卷的大部分是这时起至1580年写成的。

1578 2月25日，蒙田开始详细阅读恺撒的《内战记》和《高卢战纪》，五个月间作出许多注解。

不久后，他又阅读博丹的《共和国》。但是他时常翻阅的两部著作是塞涅卡的《给卢西里乌斯的书信》，普鲁塔克的《名人列传》和《道德论集》。尤其普鲁塔克是《随笔集》的源泉。

1580 3月1日，《随笔集》在波尔多出版，第一版分为两卷。之后，蒙田去法国、瑞士、意大利等国旅游治疗。在巴黎，蒙田把《随笔集》献给亨利三世。

8月，蒙田参加费尔围城战。在多姆雷米，拜会圣女贞德家族的后裔。

12月29日在罗马晋谒格列高利八世教皇。

1581 9月7日，蒙田尚在意大利逗留，消息传来他当选为波尔多市长，任期两年。他准备行装回国。

1582 德·杜在他的《历史》一书中说他“受惠于米歇尔·德·蒙田之处甚多，他那时是波尔多市长，待人坦诚，反对任何约束，从不加入阴谋集团，对自己的事务非常熟悉，尤其对他的故乡居耶纳省的事务有深刻的了解”。

《随笔集》第一、二卷修改增补后再版，主要添加了意大利诗人的章节和对罗马客居时的回忆。这一版本在波